聚焦文学新力量

毕亮，生于湖南安乡县，现居深圳。短篇小说集《在深圳》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3年卷。作品多次入选年度小说选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员、杨争光文学与影视艺术工作室成员，曾获2008年度长江文艺文学奖、第十届（2010年度）作品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有小说改编成电影。

短篇小说的临门一脚

□张燕玲

我不懂足球，却有多次独自半夜起身追看世界杯之类的糗事，让自己平庸的生活沾点喜气，攒点活力，似懂非懂地跟着激动不已，尤其期待酷哥们的临门一脚，张力无限。因为，进球的就是英雄；而更多是看到准备临门一脚时球却突然被截的大呼小叫，虽然临场没有国足，但球赛瞬间的临门一脚还是激发起我的快乐。毕亮的短篇小说集《在深圳》近日入选2013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为他高兴的同时，便把没读过的其他作品一篇篇读下来，仿佛观看了一场场足球赛事。因为在毕亮对文学“深圳”的书写中，我不仅感受到他对打工者“在深圳”的困惑、焦虑、希望和绝望的深切理解与悲悯，还每每感受到他叙述时临门一脚的艺术张力。张力来自他写出来的部分和隐藏的部分，尤其后者，常常用充满隐喻和暗示的有心无心的一两句对话，或某个似是而非的细节，一如临门一脚，小说顿时别有洞天，意味深长。而我特别看重短篇小说创作那临门的一脚，它不仅是神来之笔揭示了故事，令人震动，还使小说因另有细节而富有意义。

失败者的悲情与尊严

“在深圳”或说文学的“深圳”，应该是毕亮对当下文学的一个独特贡献，因为“在深圳”几乎成了1990年代以来南下打工者“淘金梦”的代名词，它精当概括了人物的深圳之所在：在深圳的物质状态，在深圳的精神状态。《在深圳》22个短篇几乎包含了毕亮最有代表性的“城中村”和“失败者”系列，作品满含深情地书写了一个个“在深圳”的故事：那些追寻“为人生翻盘的机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色打工者，他们没能朝他们预想的方向前行的日子，以及他们难以纯粹性成长的精神生活，对亲情和个人尊严的强烈渴望，他们的困惑、焦虑、希望和绝望。尤其那些为生存困境铤而走险而烂掉了的生活：在阳光下行走却无法摆脱生存困境，无奈选择黑夜的谋生行当，偷盗、抢劫、贩毒、凶杀、卖淫等等，他们是被生活一点一点击垮的失败者。《在深圳》在整体上表现了一种对弱势人群或小人物的命运无法割舍的情感，充满着同情的理解、悲情与悲悯。《城中村》为妻子换肾、女儿去胎记走投无路而盗窃的男人，在深圳害了“职业病”一一死去却不明真相和权益的马红旗们，被誉为成功塑造了“民工版孔乙己”形象的《外乡父子》，“消失”了生活梦想与激情的房东中年男人等等，他们虽各有缺陷，但他们如此努力良善、克己节俭、孝顺爱家的日常，却一一陷入生存困境。“因为以物质为追求的时代，总是将人的精神压迫得如此不堪，尤其是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受到某种窘境。”于是，他们对于现实和精神困境，便有了一个从抗争到无奈、妥协及沉默或默认的过程。这便是普通人的深圳所在：追梦的绝望与希望同生，在希望中绝望，在绝望中希望，一如《消失》中新来求租的青年男女之于中年男人，他们便是他的过去；而他的今天，也许便是他们的明天；因而落魄的中年男子在离去前，却将自己的家电送给了年轻人，留下一抹温情、希望与尊严。于是，小人物对理想的追逐和对亲情的渴望，及其理想在时代波折面前无情消散的悲剧命运，幽幽暗暗，怪味横生，直指打工者的深圳内核，奋争而无常，惨烈而悲凉。毕亮以个人的视角，探究了以打工群体为切入点的深圳所在和时代真实。

失败者也有尊严，情感与家庭便成了疗伤的栖息地，他们执著于对情感归宿的迷茫及其深切探询。中年打工者拼来生活好转却夫妇不能同甘，面临家庭生活的颓败；青年打工者又无力成家，或面对婚姻磨合期的诸种问题和情感危机，如情感疲乏，外遇，失业，疾病，还有因无力抚养而被人流的孩子等等。在《那个孩子是男还是女》《大案》《血腥玛丽》中，处于婚姻三年之痒的青年夫妇面临困境，常常为基本的生存问题苦恼、矛盾、挣扎，内部的心理冲突使磨合期变得难以承受，身心疲惫，早以无从应对日常的琐碎和一地鸡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不仅磨损了热恋的幸福感，尤其那些个被人流的“还没长出来的孩子”更是毒针般扎刺着年轻脆弱的心灵，使之“涌起一阵酸楚和疼痛”。“过去他们是两朵棉花，挨到一起能相互温暖；现在他们却成了两只刺猬，碰到一起就会刺伤对方”。“我们还有爱情吗”？“爱情能当饭吃？”在饿肚子时，爱情竟如此无力。但是，更多的年轻大学生，还有不甘，一如蒙嘉丽对马望的期待“我们应该挣扎一下，不那么轻易就放弃，屈从现实”，才可能“百年好合”。这些初到社会的稚嫩心灵与粗粝世事磨合的成长故事，不仅暗示着人物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还暗示着这个时代底层的精神去向、文化反思和生存困境，这是关于个人、也关于社会的困境，当然也带着毕亮对人性的美好怀念，对失败者的同情之理解，以及对人命运的脆弱性的悲悯。冷冷暖暖，影影绰绰，他的“城中村”系列、“失败者”系列就这样汇入了深圳以及大时代的社会和历史，也惟此，它就不仅仅属于个人，属于深圳，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于是，生命悲情与人性之花，在深圳，在人类心灵静静开放。

艺术上的临门一脚

短篇小说的精彩，大多来自于故事高潮迭起的临门一脚，它的意义在于此刻的另有细节。毕亮临门的一脚大多在于平静之下的波澜，以及波澜推出的大潮。他总是淡淡地讲述着“城中村”生存挣扎的故事，不渲染悲情色彩，却以无比平静的真切、人物对个人生存和尊严的渴望一点一点地打动着我们，再以一个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最具戏剧性的核心细节作结，戛然而止，有力地暗示了一个更为丰富的文学世界，内力扩大，绵延不尽。短篇集首篇《恒河》，以讲述性的语言和平静笔触把现实生活讲述成一个传说，“剩女”孔心燕，在无数次相亲中，终于与马修对上了眼，似乎一切都静静地朝着婚姻轨道行驶，马修多次前往探望她那因与银行抢劫犯枪战致瘫的前特警队长父亲，突然，没由头地马修玩消失了。淡淡的叙事一直缓缓推进着故事，而结尾一如临近了球门，孔心燕在面对并追问马修“到底为什么”时，马修说，“你比我更清楚，我一直等着你的实话。”临门一脚，这关键的一笔，暗示了故事中的故事，原来瘫痪在床的孔父，并非孔心燕介绍的英雄，恰恰是被枪击致瘫的抢匪。这是孔心燕在一次次真话遭弃后说谎的因果。因为真话不断碰壁，用谎言托词，偏偏新男友马修是个向往恒河、有宗教情结的虔诚真性男子，于是谎言遭遇到真诚，剩女只能再剩。女性的无奈，世事的无常无情，隐喻着人性理想的恒河一直是主人公可望而不可即的符号，似乎成了故事若隐若现的背景音乐，令人触摸到真相与谎言，世俗与净地，红尘与禅意，虚实互文，相生相融却天地相隔。毕亮书写了这么一个被命运追逐、击垮的女性，无论真话还是谎言，在无常无奈的世事里，孔心燕的生活因父亲的铤而走险变得复杂多变，也必然一世沧桑。

小说关于孔心燕的过往，孔父那曾经震动全市的银行抢劫案等等是作品隐藏冰山之下的巨大沉默，小说平静叙述的是孔心燕与母亲每天对瘫痪父亲细致的照看，虽有无奈却没有嫌厌，隐隐的沉闷紧张气氛中，是全家共患难互担忧尽义务的亲情，与马修追求在恒河修心的虔诚相映成趣，为小说奠定了淡淡温情的基调。简简约约中，结尾主人公轻轻的两句对话呈现出人性与人生的复杂、脆弱乃至惨烈，还有温情与尊严，也留给我们不尽的震动和想象。

毕亮追求着美国作家卡佛简约的小说气质，22篇小说基本秉承这种简约之风，显示着外部叙述平静，内里紧张激荡的现实质感。小说文字节省，笔端隐忍，始终令真相隐藏在情感背后，这样的情感空间必然是阔大的，临门一脚，是否进球，却遮蔽不让观众看见，于是张力扩大，余味绵长。而另一个隐藏的故事却若明若暗地出现了。

他临门一脚后的另一个故事，如《铁风筝》中，寡妇杨沫的新恋人马迟，也许就是击毙杨沫那为给失明儿子治病而抢银行的丈夫的特警。《在深圳》中那位一再出轨，回家看到有人一直蒙头睡在他床上，竟有了与闹离婚妻子所谓道德扯平的理由，而在妻子鄙视下心安离家后，我们看到那个宿醉的陌生人，竟然是个一言未发而悲怆号哭的年轻女子，如问她有几多伤愁，必将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毕亮为我们留下了另一个故事的无数可能性。《大雾》深锁了3天的深圳及其两对男女迷雾般亦真亦幻的情感与婚姻真相，开启另一个故事的钥匙是那枚衬衫宝蓝色扣子。《外乡父子》被生活一点点击垮的故事后面，还隐藏着外乡人母亲的故事：“母亲是越南人！她是个毒贩，给越南警察打死了，是个狙击手干的”。《消失》中在现实面前消失了美好梦想与生活之后，却留下了神秘无处不在的“那股怪味”，隐隐地散发出一股颓败的气息和寒意。《纸蝉》中一直打哆嗦，始终未能将纸蝉折叠成孩子儿时满意形状的父亲，在儿子追问母亲死因后的悄悄离去，孩子的身世和母亲的死又形成了另一故事的新结等等。这样的艺术追求，在于他创作初期便隐隐有了这样的文学自觉，如他的“官当镇”系列中的《继续温暖》，结尾就以眼瞎的“爷不是用眼睛看人，是用耳朵看人”，爷爷对孙子马达为安慰他把爹娘的声音学得神像之事“什么都晓得”。这个留守爷孙相互温暖相互照亮的2008年故事，获得许多赞誉。而这份简约文风中的临门一脚，这种小切口大空间，戏剧性隐藏深处的艺术张力，在前述他近年的“城中村”系列、“失败者”系列中渐渐成了他的自觉追求，也是他短篇小说写作过程的一个独特的精心构思和出彩之笔。

短篇小说创作的难度

与其他文体相比，短篇小说一直是高难度的写作，在短小的篇幅下完美讲述一个故事或塑造人物，并有临门一脚的高潮迭起，这对语言、文字、结构等技艺要求很高，尤其在短篇小说遭遇写作低谷的当下，年轻的毕亮就以自己出色而独特的创作寻找到自己的艺术通道，实属不易。要知道，不少作家穷尽一生，还在似是而非中。当然，要使这条通道伸向远方，也许毕亮还要战胜已有的自我，把自己“在深圳”的目光深入到更广大之所在，尤其警觉作品间的似曾相识。

的确，毕亮的单篇都有相当的文体自觉与文学自信，但结集的22个短篇数次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重复与自我重复的现象。如其故事流程与心思的纠结点基本相像，皆是寻求改变命运和生活梦想的外来打工者的深圳之所在，皆是他们对于现实、精神上一个从抗争到无奈、妥协及沉默或默认的过程，结局虽不同，但无一不是在深圳的外乡人的悲剧。而故事与命运节点大多在于人物的各式失败，情感婚姻危机大多来自无力抚养孩子而人流，或欺骗或出轨等等，犯罪则是因失业或疾病等生存所迫的铤而走险，如抢银行、盗劫、贩毒、凶杀、卖淫等等。生活场景甚至句子多有重复：租屋，城中村农民房，二手家具店，坏了长久没修的马桶；“室内潮湿，蟑螂、蜈蚣、臭虫和不知名的竹节虫就会从墙角旮旯爬出来”。黑蝙蝠乱飞。电视屏幕，女播音员说着某个城中村发生了凶杀案，或银行抢劫案、或小型爆炸案。“夜晚，不间断地会听到夫妻间的争吵声、歇斯底里的哭声、幼童尖锐的叫声……”令人感受到他整体创作的临门一脚还是欠了点儿火候。

是的，我们在深切体味到了毕亮对失败者命运与尊严无法割舍的情感和力透纸背的表现，感叹他表现文学的“深圳”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的文学贡献的同时，更期待他作品的气质和文学品质上有更俊逸更多样也更有力量的追求，不止于单篇作品的另有细节的临门一脚，而是他个人创作的神来之笔。

『深圳』的馈赠

□毕亮

大约是2010年，我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场面热闹、盛大。在那繁华、喧嚣的氛围里，我想到另一位结婚却没有操办婚礼的朋友，以及半是忧伤半是甜蜜的深圳往事。

10年前，我从湖南来到深圳，至今记得那个夏天的溽热、硬邦邦的台风、潮湿的雨水。记忆里没有抒情，惟有初入职场年轻人的窘迫、惶恐与不安。10年了，深圳生活仍然时不时地令我惊奇，高度的现代性，蓬勃的商业环境，崇尚竞争、崇尚速度，钢筋水泥的丛林法则扼杀了诸多天性，譬如童真、朴实、真诚，人心一天天冰冷、“硬化”。我们不得不不断地做出让步、妥协，学会接受。

我时常想，我和我的同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所有人都在向前奔跑，慢了生怕掉队；信息越来越丰富，价值观却越来越单一，物质至上……作为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个体，我常常感到困惑，也陷入“影响”的焦虑，内心认定的路与价值，是否该坚守和坚持。

就在我为内心的纠结感到不安脸红时，我会想起另一个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朋友，他淡泊物质，忠于内心。某天，我们坐在星巴克聊天，他谈起生病的父亲，为节省每天50块钱的住院费，暴热的夏天，他父亲住进没有空调仿若蒸笼的病房……他忘不了躺在病床上干瘦的父亲慈眉善目看他的模样，目光温暖、宽厚。那一刻，我想到了自己年迈的父亲、母亲，内心兵荒马乱。

我又陷入了困惑。

从故乡到异乡，从湖南来深圳的10年，有两个“我”在生长：一个在现实世界，一个在虚构的小说世界。坦率讲，我不喜欢现实中的“我”，规矩、冒似有教养、假装体面，似一只笼中兽、圈养的家禽，看不到可能性；我更珍视写小说的“我”，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写绝望的故事、写温暖的故事、写绝望与温暖交融参半的故事……那个“我”是莽林里的野兽，看不清来路，看不到去处，充满了未知和可能性。

克尔凯郭尔说：“世人眼中的大事，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世人认为的屑小之事，对我而言却是异常重大。”我喜欢写日常和琐屑之物事，写小说时，我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侦探，去发现人物细微变化的表情，留在桌面指尖的纹理、水杯上的唇印，探索晦暗不明的空间和旁逸斜出的枝节……当读到卡佛、耶茨、奥康纳时，我感到相见恨晚，在卡佛、耶茨笔端，个体的苟且、不安、躁动、妥协、隐忍，悬乎于生活角落的微尘，全部登堂入室，成了撼动人心的小说；而奥康纳更大胆、放肆，抛开了道德的束缚、习俗的禁忌，去探索人性的幽暗与复杂。阅读过程中，许多个瞬间，我感到自己被捆绑的手脚得到解放。

有一天，我突然想写一个人感受到的文学的“深圳”，写在深圳的不安、困惑、焦虑、希望和绝望……这些“情绪”因深圳这座表面光鲜的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而放大。这是深圳或说时代馈赠给我的富矿。但，夜深人静时面对“深圳”，我却无从下手。幸好，遇到了德国画家霍尔班，他帮我找到了叙述的切口、角度。《使节》是霍尔班的传世之作，在这幅充满暗示的画中，霍尔班以变形的手法隐藏了一枚骷髅，正面看不出是何物，只有从左侧斜下方或右上方以贴近画面的角度才能辨认它的原形。这幅画符合我对短篇小说艺术的理解：结构于简单之中透着复杂，语言暧昧、多解、指向不明，人物关系若即若离，充满紧张感和神经质式的爆发力。

在书写深圳题材的小说时，我意识到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表达真实的方式和叙述的路径，我想做一名“在场”的作家，以文学、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变革时代、社会转型期个体的精神困境，选择与放弃，得意与失意；以小说文本让后来者记住，我们生活的城市——深圳，曾经有一批墙角下的生命，他们的抗争与抉择，他们的动荡与心安，他们的希望与绝望……这是我理解的文学对个体、对生命的尊重。

工业题材电视剧《黑凤凰》开机

本报讯 10月10日，由河北省委宣传部、唐山广视新传媒有限公司、龙腾艺都（北京）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工业题材电视连续剧《黑凤凰》在河北唐山正式开机。该剧由关仁山编剧，张子恩执导，英达、李菁菁、于小伟等演员出演。

《黑凤凰》是中国近代工业“五个第一”大型系列电视连续剧中的一部，以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为背景，讲述发生在唐山开滦煤矿的动人故事，反映了清朝末年实业兴国的历史，具有史诗品格。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协2012年重点扶持选题，也是关仁山多次到开滦煤矿体验生活、经过多次修改打磨完成的。

开机仪式上，总制片人续继伟介绍说，现在家庭剧、抗日剧和宫廷斗争剧很多，但是反映中国大工业进程的电视剧还比较少。《黑凤凰》不仅展示了中国近代工业荡气回肠的发展历程，还塑造了一批缔造了中国近代工业历史的人物群像，对进一步彰显唐山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地位、展示当下中国传统工业升级转型历程具有启示意义。

（欣 闻）

星星诗刊散文诗大奖赛颁奖

本报讯 由《星星诗刊》杂志社主办的“2013中秋中国红海杯·星星诗刊全国散文诗大奖赛”于10月12日在四川省蓬溪县颁奖，并举行了精彩的散文诗朗诵。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赛是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进散文诗创作发展而面向海内外华文作者举办的大型征文活动。从2013年7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短短两个月时间共收到全国各地及海外作者来稿6000余篇（首），经初评委认真遴选，决出60篇（首）入围篇目，最后终评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20名。张作梗、张慧谋、水晶花、卢静、木寻等荣获奖项。 （黎阳 蓬旅）

韩美林支持天津民间文化保护

本报讯 10月13日，艺术家韩美林代表韩美林艺术基金会向天津皇会捐赠50万元，以资助那些历史悠久的濒危老会。此次活动由中国民协、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

皇会是天津独有的民间信俗活动，是妈祖信仰盛典中重要的艺术方式。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天津皇会各老会几乎都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困境，亟需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和资助。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从2011年开始对天津皇会进行文化档案普查，探索保护天津皇会的切实办法。冯骥才谈到，皇会文化记忆是天津地域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要积极抢救和保护这些濒危的老会。 （欣 闻）

林语堂散文奖揭晓

本报讯 近日，首届林语堂散文奖在林语堂的故乡福建平和揭晓。作家格致的散文集《婚姻流水》获林语堂散文奖大奖，另有20位作家的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

据悉，林语堂散文奖由福建省作协与福建平和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设大奖1名、优秀作品奖20名。该奖自今年初启动以来，受到广大作家的积极响应。本届的获奖作品是组委会从数百部参赛作品中经过三轮评选而评出的。

（黄荣才）

韩书力进藏40年绘画展

本报讯 9月30日至10月8日，韩书力进藏40年绘画展在京举办。本次展览由中国文联、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协等单位共同主办。

在本次展览中，韩书力共带来了92件中国画作品，它们均为画家驻藏40年间的创作。其中既有宗教题材创作，也有表现藏地人文风貌的作品，还有“毛主席派人来”等历史题材创作。然而无论作者反映何种主题，作品始终透露着浓厚的地域风情，观众可从中领略到雪域高原的神奇与壮美。在西藏的40年中，他浸润在藏族同胞虔诚的精神世界里，感受了人性中的善良。而藏民族的粗犷淳朴、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韩书力在雪域高原埋下创作种子的原因。对于画家本人来说，40年的西藏时光就是守望艺术的时光。

（臧 文）

欧豪年个人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 近日，鹏翼展天宽——欧豪年个人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展出了欧豪年的160余幅作品，主要为水墨山水、花鸟画和诗词书法。其中，巨幅山水画《黄山》充分体现了画家对岭南派精髓的领悟，体现出他对中国画创作写意精神的独特理解。他的创作意象阔大、独树一帜，构成了独立的视觉纬度。画作中既有对传统的执著坚守，又不拘成法，以自身创作手法肆意挥洒灵感。

欧豪年善画花鸟、山水、人物、走兽，对书法与诗文亦多有研究，艺术成就多元而丰富。画家将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绘画相融合，由此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其书法作品笔锋有力，又婉转多变。线条借浓淡干湿焦多变的墨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作品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张力。

（欣 闻）

福建举办民间艺术大展

本报讯 近日，由福建省文学院、漳州市作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梦立场·民间艺术大展”系列活动在福建漳浦县天读民居书院举行。艺术大展共展出来自北京、广西、福建等地诗人艺术家的60多幅书画作品。在同期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就“诗与书画在新形势下的交融”等问题进行研讨。大家认为，诗书画的融合拓展了诗人艺术家的艺术视野。展览期间，还举行了诗歌月刊杂志社创作基地揭牌仪式、第三届驻院诗人艺术家聘请典礼、《诗书画》创刊号首发式、新死亡诗派2013年度奖评选等活动。（林小妮）

施玮《世家美眷》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科发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世界华人周刊》杂志社主办的美国华文作家施玮《世家美眷》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小说《世家美眷》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穿插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讲述了发生在姑苏陆家状元府的故事。作品描述了陆文荫、陆文芯两姐妹的一生爱恨，感情无法填补她们内心巨大的虚空，世事风云却一次次将她们抛入生存的旋涡。

与会者认为，施玮的小说中充满女性细致柔和的笔法，却毫无脂粉之气。作品落笔在“美眷”，写的是女性世界的故事，然而仍展现出整个社会百年的历史变迁、人民离乱疾苦的悲惨命运，留给读者许多关于政治、历史、人伦的思考。作品蕴含着作家对人类社会未来、对女性爱与命运的独特解读。她倡导“灵性写作”的创作理念，探索当代信仰危机的“人类病症”的原因，并试图找到治疗的途径和方法。

（李晓晨）

邵飞捐赠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 10月13日至26日，“梦归家园——邵飞捐赠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邵飞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油画创作“梦归家园”系列共45件，同时展出她的“救荒本草”系列、“山海经”系列等彩墨画作品共50件。

邵飞1954年出生于北京，为北京画院专职画家，其绘画创作具强烈的梦幻而神秘的超现实主义色彩。“梦归家园”系列创作始于1999年，完成于2006年，是根据明代万历年间盐运使兼文人汪廷讷的私家园林“坐隐园”的白描木刻长卷《环翠堂园景图》所画，画作以油画的语言描绘中国古代文人的园林，古与今、中与西、现实与梦想均交融于这家园三梦，似真似幻，似醒似梦，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传统的文化情怀与个人性情的交织。

（赵 文）

田东照同志逝世

山西省作协原常务副主席、第六届全委会荣誉委员田东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10月5日13时57分，在太原逝世，享年76岁。

田东照，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长虹》（上、下集），中篇小说《跑官》，长篇纪实文学《异国情缘》，作品集《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河缘》等。中篇小说《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获山西省第二届文学创作金牌奖，作品曾获多种刊物奖。

东荡子同志逝世

诗人东荡子（吴波）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2013年10月11日不幸逝世，享年49岁。

东荡子，原名吴波。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歌集《不爱之间》《王冠》《阿斯加》等。其作品曾获《诗选刊》“2006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